

楔 子

韓凱在機場焦躁的來回踱步著，狹長的俊眸不住的往外張望，期盼心中的那道倩影出現在面前。

可隨著時間過去，他的情緒越發焦躁，等待中的身影卻依然沒有現身。

眼看登機時間越來越逼近，他幾乎有種想要撕毀機票，奔回去找她問個清楚的衝動。

忽地，身後的衣衫被人扯了扯，也扯動了他的心。

他興奮的轉身望去——

「凱，你等很久了嗎？」女子的手還揪著他的衣衫，妝容精緻的臉上漾著甜美的笑容，另一手則拖著個大大的行李箱。

「妳來幹麼？」韓凱的聲音冷了下來，所有的雀躍瞬間急速冷卻。

「陪你出國呀。」女子嬌聲道。

「我等的人不是妳。」韓凱用開她的手，臉色鐵青。

女子的臉色變了變，懊惱的道：「那個女人不會來的，她說她從來就沒喜歡過你，還說我跟你才是天作之合，祝福我們能幸福快樂——」

「閉嘴，妳胡說！」韓凱憤怒的粗聲打斷她。

「我沒胡說，她真的是這樣講，她算有自知之明，像她這種窮酸鬼本來就配不上你——」女子的聲音因為韓凱迸射出的殺人氣勢，害怕得自唇畔逸去，但很快又不服氣的道：「我又沒說錯啊，我們本來就有婚約……」

韓凱怒視著眼前這個讓他倒盡胃口的女人，心口因為另一個自己深愛的女人而撕裂成一道劇痛的傷痕，緊繃著下顎線條，神色冷冽的轉身走向登機口。

「欸——韓凱，你要去哪？等等我啊。」女子懊惱的瞪著韓凱決然轉身的背影，跺了跺腳，拉著行李箱快步追趕上前。

一個多月後

市區的某個婦產科診所，那個讓韓凱痛心的女人正坐在診間，專注的等待醫生開口。

「恭喜妳，妳懷孕了。」醫生推了推眼鏡，露出了笑容。

「我……我真的懷孕了？」舒亦帆驚喜的輕撫著自己依然平坦的小腹，臉上露出了母性慈愛的光輝。

醫生點點頭，繼續道：「是的，妳懷孕了，這是妳的第一胎，接下來——」

舒亦帆不太記得醫生接下來說了些什麼，腦中只不斷的迴盪著她懷孕的訊息。

這陣子她一直覺得動不動就想睡，噁心反胃，但卻又老是肚子餓，原來是肚子裡已經有了一個小生命了……

她宛如置身夢中的帶著醫生的叮囑走出了診所。

門外，一道修長的身影正等著她，眸底閃過了抹矛盾的情緒，臉上卻是帶著殷切的神情問道：「醫生怎麼說？」她婉拒了他陪她進去診所的提議，所以他只好在這裡等待。

舒亦帆輕輕點頭，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案。

李毓的唇角在往上或下的弧度間拉扯了幾秒，最後咧開了唇道：「我會陪著妳的。」

「你不需要這麼做。」舒亦帆搖了搖頭。

「我願意這麼做。況且現在也不是妳逞強的時候，讓我照顧你們吧。」

李毓溫柔的聲音，讓舒亦帆有種想要落淚的慾望，如果今天站在面前對她說出這些話的人，是「他」該多好？

她一閃而逝的黯然神情讓李毓的心擰緊了，繼續柔聲說道：「妳現在正是最需要營養的時候，想吃什麼？我帶妳去吃。」

沒錯，她現在正是需要幫忙的時候，不該為了莫名的自尊心而讓孩子跟著她吃苦受罪。

「謝謝你，那我就不客氣了，等我有能力之後會還你的。」她漾起一抹笑，接受了他溫暖的關懷。

李毓彎起了唇瓣，「我會期待那一天的。」希望她還的，會是他想要的。

舒亦帆點點頭，雙手像在保護著什麼似的覆在小腹上，仰頭望向天空，一架飛機正飛過藍天，劃出了兩道棉花糖似的白霧。

他現在應該已經在美國展開新的生活了吧……

她的心抽痛了下，刺眼的陽光逼出了些淚花，連忙又低垂下頭，眨眨眼，眨掉了悲傷，輕輕撫摸著小腹，勾起了抹滿足的笑容。

第1章

安靜的小巷子中，一陣陣低沉的引擎聲由遠而近，打破了原本的靜謐。

韓凱微微鬆開了腳上的油門，讓車子的速度減緩，狹長的俊眸閃爍著銳利的光芒，視線在巷弄間梭巡著，直到一個掛在庭院欄杆旁、小巧溫潤的木質招牌映入眼簾，才倏地被帶著興奮與期待的柔光給取代。

這是個位於臺北郊區不甚熱鬧的社區，交通雖然有些不便，但走一小段路就有公車站，轉一班公車就可以到達捷運站，房價相對於市中心卻低廉許多，非常符合那個女人精打細算的個性。

應該就是這裡沒錯了。

身為旗下擁有海、陸、空運物流，百貨、飯店等休閒遊憩事業，以及金融保險產業的永緣集團接班人的他，從小就過著王子一般富裕且隨心所欲的生活，幾乎沒有什麼足以讓他恐懼忐忑，或者渴望祈求的事情，但現在他卻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迅速的加快，帶著點雀躍緊張，這是自從多年前就幾乎不再出現的情緒。

韓凱將車子停靠在路旁，不自覺的深呼吸了幾口氣，按捺著心底翻滾的激動情緒，強迫自己放緩步調，一派優雅的跨下車，走向這間隱身在住宅區中的創意手作工作室，他短暫的駐足在庭院外，視線定格在木招牌角落處的流星圖騰，原本就失序的心跳瞬間又加劇了。

「真的有流星雨耶！」

「當然，本少爺什麼時候出過錯？」

「可惜啊……」

「可惜什麼？」

「要是掉下來的都是鑽石該多好，不知道能賣多少錢喔。」

「……」

他還記得當年她的話是怎樣破壞那時浪漫美好的氣氛，害他後來生了好久的悶氣，畢竟那可是他第一次帶女人去看流星雨，預期的是對方的驚喜嬌呼，而不是這種充滿銅臭味的嘆息。

之後她還真的用流星當成自己手作產品的標誌，私下賺了不少外快，也「大方」的送了他一個以他為範本縫製的Q版玩偶，讓他又高興了好幾天，雖然後來他發現她利用他的人形布偶在學校小賺一筆……

或許就因為她的率直獨特，不因他的身分而對他有所不同，所以他才會無法剋制的被她吸引，然後深深的愛上了她吧。

看著招牌右下方的流星，韓凱的眸光驟地深了深，肯定是這裡沒錯！

「歡迎光臨，不要客氣，進來看看喔。」忽地，一道稚嫩的嗓音自他下方傳來，熟練的招呼著他。

韓凱將視線自圖騰移向下方的聲音來源處——

好個漂亮的小男孩，烏黑的雙瞳如琉璃般燦亮，紅潤的唇瓣掛著得宜的微笑，清秀斯文，有種不屬於這個年紀的早熟氣質，而且……簡直跟他記憶中的她是同個模子刻出來似的，一樣讓人驚艷。

韓凱原本蹦跳的心微微的沉了沉，像是晴空中突然飄來了一片烏雲，遮掩了陽光。

「你認識舒亦帆？」或許，是她家人的孩子？這是他唯一想聽到的答案。

小男孩慧黠的目光在眼前這個高壯的男人身上打轉，唇畔笑容依舊，腦中卻轉了好幾個念頭，慢條斯理的道：「這裡就是她的工作室呀，裡面先請。」

得到了他原本就篤定的答案並沒有讓他感到興奮，只因現在他想知道的是另一件事。

韓凱來不及再開口，小男孩已經轉身往裡頭走，讓他不得不邁步跟上。

越過了小小的庭院，拉開鑲著玻璃的木門，映入眼簾的是各具特色的手創品，精巧細緻，看得出創作者的用心與創意，尤其是掛在櫃檯旁房門前的流星珠鍊門簾，用一顆顆琉璃珠串起，每個角度都閃耀著不同的光芒，就像當年的流星雨一樣璀璨炫目。

「叔叔您看，您喜歡那串流星門簾嗎？這門簾可是獨一無二手工製作的，每一顆琉璃珠都精心挑選過，沒有一顆是一樣的光澤，白天跟晚上折射的光芒也不一樣喔，當擺動時真的就跟流星雨一樣栩栩如生，不管自用或送人都很適合。」小男孩發現他的目光停駐在門簾上，熟練的介紹起物品。

「你是店員？」韓凱對他流利的介紹感到非常訝異。

小男孩微微一笑，又指著一旁罩著琉璃燈罩的檯燈道：「叔叔若買那個門簾的話，一定要買這盞燈，相互輝映比天上的星星還要美，以後約會都窩在家裡就好，根本不用出去看什麼流星雨，浪漫又省錢喔。」

韓凱的唇角抽了抽，還來不及講話，小男孩已經拿起計算機邊按邊道：「我感覺

跟叔叔很投緣，如果叔叔兩樣都買的話，我可以免費替您好好包裝喔。」

「好好包裝本來不就是應該的嗎？」這小傢伙真的讓他一直想起某人。

「當然，不過我可以替您升級免費綁緞帶喔，叔叔您真是賺到了，這緞帶很多人想要還買不到，我們只送給 VIP 客戶呢，那您是要自己載走，還是我們幫您運送？」小男孩加大了唇瓣的笑紋，好像對方絕對不會拒絕這麼好康的事情。

韓凱看著眼前宛若奸商的小男孩，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雙手交抱在胸前，搖搖頭道：「我不買。」

「喔？沒關係，那叔叔您慢慢看，有需要再叫我。」小男孩也不惱怒，笑容未減的朝韓凱微微屈身，隨即走向櫃檯。

對於小男孩的言行舉止，韓凱是驚艷的，一個年紀這麼小的孩子竟然可以有這樣的應對進退，不因為達不到目的而失望惱怒，實在是很難得，往後大有可為。

「對了，叔叔剛剛好像有問我認不認識舒亦帆？」突然，才走進櫃檯後的小男孩，故作想起什麼似的開口。

韓凱微微瞇起眼，對上了那雙帶著笑意卻明顯另有企圖的瞳眸，心臟宛若被緊緊的掐住。

雖然很想承認，但那神色，根本一模一樣。

他垂下眼瞼沉默了幾秒，隨即拿起夾在胸前口袋上的筆，流暢的在櫃檯上的紙條寫下自己的地址，「送到這裡吧。」

「成交。」小男孩滿意的朝韓凱眨了眨眼，隨即扯開喉嚨往門簾後方喊，「媽咪，外找。」

「媽咪？」雖然隱隱約約有猜測到，但聽到心中的懷疑被證實還是讓他幾乎無法呼吸。

「對啊，她是我媽咪，我是她兒子，叔叔您是我媽咪的朋友嗎？」小男孩漾著笑意的眸中帶著不屬於他這個年紀的審視。

朋友？他們的關係怎麼能用「朋友」這兩個字簡單交代清楚？韓凱心情複雜的看著小男孩，還來不及開口，簾後的門倏地被打開，露出了一道雖然久未見面，卻依然熟悉的纖細身影。

「媽咪不是說過，媽咪在工作的時候誰也不見嗎？」無奈的嬌脆嗓音撞入了韓凱的耳中，也撞擊著他的心。

「可是叔叔買了流星門簾跟檯燈啊。」小男孩得意的朝著正走出來的身影邀功。

「我不是說那是非賣品？」女人皺皺眉，將目光自小男孩身上移到了方才一直沒有仔細留意的身影。

忽地，空氣彷彿在兩人視線交接的同時凍結了，舒亦帆的腦中一片空白，柔麗的水眸中激起一片包含著驚愕與悸動的複雜情緒，然後迅速沉澱平寂，彷彿方才的波動只是一場幻影，可內心翻滾的波濤駭浪卻久久無法停息……

三月的校園中，暖風煦煦撫過樹枝上剛冒出頭的嫩芽，清脆的鳥叫聲在微熱的午

後啼鳴著，像一首輕快的旋律，在屋梁上跳躍繚繞，充滿了青春與生氣。

「韓凱！」

「好帥喔，韓凱看我這裡。」

「這是我做的甜點，請務必收下。」

「我也有做，韓凱收我的。」

「還有我的。」

「我做的比較好吃！」

一群女生的尖叫聲驟地打破了午後的靜謐，驚嚇到原本悠閒歌唱的鳥群，振翅紛飛。

「夠了喔。」低沉的男子警告聲夾雜在女生興奮的嗓音中響起，像抹完全不被重視的虛白，瞬間又被爭先恐後的爭寵聲給掩沒。

不遠處，一道纖細的身影斜倚著樹幹，似與這一切無關，但一雙美目卻不由自主的瞟向了宛如巨星般被一群女生包圍的身影，晶亮的瞳仁中露出了盯著獵物般的渴望，專注而蓄勢待發。

「妳們還是帶著東西快點走吧。」另一道醇厚的男子聲音柔善多了，但依然沒有喚醒追星般的女生們。

只見被包圍在中央的男子終於理智斷線，朝著失控的女生們怒斥，揮手驅趕，「閉嘴，全都給我滾！滾！」

原本激動興奮的女生終於被男子凶狠的吼叫給震懾住，聲音驟地消失，就怕真的惹惱他反而讓他厭惡。

「妳們聽到了？還不快點走？」另一個男子無奈的苦笑，溫聲勸道。

女生們猶豫了幾秒，隨即紛紛將甜點塞進兩個男子的懷中，不等他們反應，轉頭就跑開。

兩個男子彷彿已經習慣這種狀況，其中一個將滿懷的甜點小心的放置在一旁廊邊的欄杆上，方才咆哮的男子則滿臉不耐，看了看很多甚至來不及塞入他懷中，滾落在地上的東西，咂咂唇，將捧了滿懷的禮物毫不在乎的作勢往外拋——

「等等！」嬌脆的聲音才響起，一道纖細的身影用比跑百米還要快的速度衝到了男子面前，按住了他蠢蠢欲動的雙手。

「妳……舒亦帆？」被扯住手的韓凱輕攏起濃眉，墨黑的眸底迅速掠過抹詫異，目光由她瓷白清麗的臉龐，緩緩移到她按在自己手臂上的青蔥玉手。

通常女生只要被他一瞪，不是嬌羞的低垂下頭就是害怕的轉頭逃走，從沒有人跟她一樣，平靜無波似的回視著他。

「妳沒聽到我剛剛說的嗎？如果妳以為趁她們都離開，妳就可以獨占我的時間，那妳就打錯如意算盤了。」他倒是沒料到，這個私底下被稱為「校園公主」、品學兼優的舒亦帆也會學那些聒噪膚淺的女生一樣，試圖引起他的注意。

舒亦帆的眼睛微微的睜大了些，好像在看什麼奇珍異寶似的瞅著他瞧，然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翻翻白眼，唇邊還閃過抹嗤笑，「難怪你成績不怎樣。」

「什麼意思？」她這句話怎麼想都不是褒獎的意思，他的成績明明不差好嗎。

「字面上的意思。」舒亦帆淡淡的回答。

「所以妳的動作不是在吃我的豆腐？」這女人，以為自己長得美，又是全校第一名就了不起嗎？

舒亦帆愣了愣，隨即有點尷尬的鬆開手道：「我只是要阻止你暴殄天物。」糟糕，她的確是有點失態了。

「這裡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嗎？」韓凱傲慢的微微揚起線條剛硬的下巴。

舒亦帆瞥了他一眼，彎腰拾起了個散落於地的甜點，在他面前晃了晃道：「心意，不過我看你應該也不懂。」

「如果妳整天被一群花痴追著跑、追著送東西，強迫妳接受她們所謂的『心意』，再來跟我談該怎樣珍惜。」他只覺得困擾，一點都沒感覺到所謂的心意。

舒亦帆側頭想了想，算是認同了他的說法，彎起唇瓣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不過糟蹋食物是會遭天譴的，既然這些甜品不合你意，那我就勉強替你處理善後好了。」

舒亦帆的聲音還沒落下，手上不知何時多了個大袋子，開始動手撿拾被他棄如敝屣的心意。

韓凱目瞪口呆的瞅著泰然自若的舒亦帆，轉頭跟站在一邊一直緘默著的男子對看了一眼，在對方眼中也看到了不可置信的詫異。

舒亦帆好整以暇的將韓凱懷中的甜點全都掃進袋中，又將目標放在另一個男子身上，美麗的臉龐透露出一絲絲期待，「你的我也順便幫忙處理了？」

男子忍俊不住，噗嗤的笑了聲，點頭道：「那就麻煩妳了。」

「不會不會，一點都不麻煩。」她秋風掃落葉似的將所有女人貢獻上來的心意全都掃入袋中，沉甸甸的重量壓在她單薄的肩膀上讓她的右肩微微下垂，可唇角的弧度卻是加倍的上揚。

「好了，這裡沒我的事了，掰。」她拍拍雙手，目光卻是梭巡著周遭是否有遺漏的物品，隨即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神色滿足的離開。

「我有看錯嗎？她真的是舒亦帆？」個頭挺拔高壯的韓凱微微眯起了俊眸，審視的盯著舒亦帆的背影。

「除非我也看錯，不然應該是她。」另一個身形修長，俊秀斯文的男子也忍不住瞅著同個方向。

兩個人收回視線互覬了眼，一陣靜默，又同時望向舒亦帆離去的方向，瞠目結舌的搖了搖頭。

「看，是舒亦帆耶。」

「她好美好有氣質喔。」

「不只這樣，她這次又拿書卷獎了。」

「還有呢，聽說她受過嚴格的新娘訓練，什麼為人妻子該具備的才藝都難不倒她，為以後嫁入門當戶對的世家大族做準備呢。」

「好羨慕她喔，簡直就是完美的化身。」

幾個女生對著經過自己面前的纖細身影竊竊私語的讚嘆著，眼中盛滿了欣羨。

「學姊。」忽地，兩個女生自一旁躡了出來，帶點羞怯的攔住了她。

「有什麼事嗎？」她停頓下腳步，對著忐忑的兩個女生露出了微笑。

「我一直好崇拜學姊，您是我效法的榜樣，可以幫我簽名嗎？拜託。」其中一個女生恭敬的彎腰低頭，雙手捧著筆記本朝她伸去。

「還有我，我也要。」旁邊的人也不甘落後的重複著同樣的動作。

「呃，好喔。」她只遲疑了幾秒就應允，接過筆記本熟練的簽名，然後再遞還給對方。

「太棒了，謝謝學姊。」兩個女生開心的將筆記本捧在胸前。

「對了，學姊，您又要拿東西去捐助給孤兒院了嗎？」兩個女生崇拜的目光移向她肩膀上的大袋子。

「呃——沒——這不是——」

「學姊除了人美之外，心地更好，不愧是名門望族之後。」

「是啊是啊，學姊不但家世好，人美麗，頭腦更是一級棒，不愧是我們F大的校園公主，我們一定要努力向學姊學習，做個更完美的人。」

兩個女生打斷了舒亦帆的否認，簡直把她當成女神一樣的崇拜。

「欸……其實我沒那麼好……」她尷尬的笑笑。

「學姊您別謙虛了。對了，再過兩個月就是我的生日，我可以邀請您參加我的生日派對嗎？」方才第一個開口的女生接著提出邀請。

「我——」

「學姊請您一定要來，我爸媽知道我們學校有您這樣才貌雙全、氣質高貴優雅的千金，都一直囑咐我要向您學習呢。」不給舒亦帆拒絕的機會，女生眨眨單純的黑眸，期待的瞅著她。

「學姊去嘛，我也會去，學校的千金名媛都會參加，怎麼可以少了學姊這位校園公主呢？我也想介紹您給我父母認識。」另一個女生幫腔遊說。

「我……」她實在無法拒絕她們殷切的目光，只好點點頭道：「如果那時方便的話——」

「萬歲，太棒了，學姊答應了耶，我要趕緊告訴大家。」發出邀約的女生開心的跳躍了起來，「學姊再見。」

「學姊拜拜。」

兩個女生邊走邊興奮的交頭接耳，好像剛拜見完什麼大明星似的，一直到走遠，那雀躍的情緒都還盪漾在方才的駐足之地。

舒亦帆心虛的目送兩個年輕身影的遠離，拉拉肩上的背帶，朝著反方向的校門走去。

她，舒亦帆，今年二十一歲，私立F大企管系三年級，身高一六四，體重四十六，從小就是個讓人驚嘆的美人胚子，加上她氣質獨特，總會讓見到她的人自然而然的將她當成生長在某個豪門世家，擁有良好教養的千金小姐，跟一般那種有錢人

的等級不同，完美得有如公主般。

所以打從她一進這所私立貴族大學之後，馬上獲得了「校園公主」的稱號，引起眾多女人好奇與崇拜的注目、男人愛慕與渴望的追求，當然也免不了被嫉妒厭惡。不過大部分的女生還是把她當成偶像，三不五時就有學妹找她簽名。

可是沒人知道，出了校門的她回到的不是他們想像臆測的豪宅，而是一間毫不起眼的老舊公寓，那紅色的鐵門甚至已經掉漆斑駁，跟牆面上龜裂的痕跡一樣透露了這棟建築物的年久失修。

沒錯，現實中的她非但不是什麼千金名媛，甚至連一般的小康之家都構不上邊。若要說哪幾個成語可以代表她家的狀況，應該就是一貧如洗、家徒四壁等等相關詞句吧。

與其他人將她塑造出的假象簡直有如天壤之別，就連能上這所貴族學校也是靠她高分錄取而拿到獎學金，才得以毫無負擔的進入就讀。

其實好幾次當她面對別人欽羨崇拜的讚嘆時，都很想要解釋清楚自己真正的模樣，卻每每被打斷，第一次沒機會說，第二次沒時間說，第三次……第四次……隨著時間越久，反而越開不了口，最後變成不忍心破壞他們的想像，只能緘默扮演著他們口中那位「校園公主」的角色。

也罷，反正就快畢業了，等畢業後自然而然就可以回歸到真實的舒亦帆的人生了。她微微吁了口氣，拉了拉包包肩帶朝家門走去。

「姊姊，妳回來啦？」門才打開，一道嬌嫩的聲音飛快的迎向了她。

「我回來了。」舒亦帆朝著跟自己模樣肖似的妹妹露出了微笑，讓她接過了自己肩上的袋子。

「哇，姊姊妳今天大豐收喔？」女孩青澀的臉龐上綻放出興奮的光彩，從袋中取出一個包裝精美的點心瞧了瞧。

「妳晚上還沒吃吧？先吃這個填填肚子，姊姊馬上去準備晚飯。」舒亦帆摸摸妹妹的頭，對於這個小小自己六歲的妹妹是疼惜的。

「我不餓，姊先吃吧。」舒亦梅將甜點遞給舒亦帆，肚子卻抗議的咕嚕嚕叫了起來。

「傻瓜，這麼多還怕不夠吃嗎？快吃吧。」舒亦帆不捨的將她的手推了回去。

舒亦梅這才紅著臉點頭，開心的將包裝小心翼翼的打開，拿出甜點吃著。

舒亦帆順手將妹妹打開後的包裝紙盒放在一旁的大箱子中回收，對他們這種窮苦人家來講，任何可以再利用的東西都不能浪費。

「爸媽又不在了嗎？」舒亦帆環顧了只有十坪出頭的屋內，其實不用問也知道答案。

「嗯……」舒亦梅咬了口蛋糕，點了點頭。

「這兩個人。」舒亦帆無奈的嘆了口氣，進到自己跟妹妹共用的小房間，脫下上學時穿的衣服仔細掛好，換上了家居服——泛舊的T恤跟短褲，這才又回到狹隘的客廳。

「姊，妳今天好不容易不用打工就不要忙了，我吃這個就夠了。」舒亦梅連忙晃

了晃手上的蛋糕。

「那只是點心，怎麼吃得飽，我來看看有什麼好煮——」舒亦帆的話在打開冰箱的同時頓住。

冰箱內只剩幾顆蛋跟一把發黃的蔥，原本從打工處帶回來沒賣完的燒臘跟配菜卻不見蹤影。

「爸媽帶出去賞花了。」舒亦梅解釋。

她就知道。舒亦帆輕嘆口氣，無奈的道：「姊煮蛋包飯給妳吃？」好險電鍋裡還有白飯。

「好啊好啊，我最喜歡吃姊煮的蛋包飯了，比五星級飯店的主廚做的還好吃。」舒亦梅馬上捧場的歡呼。

看到妹妹無邪的笑容，舒亦帆也跟著莞爾，「那等等妳可要吃多點。」

「那當然，我去收拾飯桌。」舒亦梅用力點頭，隨即走向客廳中唯一一張小方桌，將桌上原本敞開的書本闔起，放入一旁的包包中。

舒亦帆看著妹妹纖細的背影，臉上流露出抹心疼。

從她有記憶以來，自己的父母就跟別人的父母不一樣，爸爸雖然是個作家，但從沒有認真工作過，擁有無可救藥的浪漫個性，想不想工作都隨心情決定，所以一直在揮霍爺爺奶奶留下的遺產，直到她國中時宣告破產為止，而母親則是父親的擁戴者與追隨者，從不認為父親的行為有什麼問題，甚至還覺得一個「文學家」就該有這種藝術性格，所以總是隨著丈夫四處遊玩，一興起兩個人甚至可以失蹤好幾個月才想起還有兩個孩子——也可以說是缺錢了才不得不回家。

或許是因為有一對特別「天真隨興」的父母，所以她們姊妹從小就必須比一般的小孩獨立成熟。

雖然她已經努力守護著小她六歲的妹妹，希望讓她擁有無憂無慮的青春歲月，但家裡的環境還是讓妹妹早熟貼心，而乖巧懂事的妹妹也成為她最大的安慰跟奮鬥的動力。

「姊，我看我也去打工好了。」舒亦梅試探的聲音自舒亦帆身後傳來。

舒亦帆停頓原本準備開火的手，轉過身，嚴肅的道：「妳說什麼？」

「我……姊，我不想妳一個人這麼辛苦，我已經長大，我可以幫忙——」

「住口，妳連想都不用想，只要好好讀書就是幫我最大的忙了。」舒亦帆打斷妹妹的話，正色道。

「可是——」

「好了，妳再說的話，姊姊可要生氣了。」舒亦帆結束了這個話題，轉過身繼續方才的動作。

舒亦梅看著姊姊單薄的身影，心頭酸酸甜甜的，怕姊姊真的動怒，只好乖乖的閉上了嘴巴。

「小梅，姊姊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妳知道嗎？」舒亦帆突然又開口問。

「是什麼？」舒亦梅好奇的問。

「就是有一天靠自己的能力開一間小小的店，讓爸媽還有妳都過著安穩的生活。」

舒亦帆轉過頭來看著妹妹，晶亮的眸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讓原本就美麗的臉龐更讓人眩目。

「我也是，我以後也要努力工作讓爸媽跟姊姊不用再擔心經濟。」舒亦梅對未來也充滿了雄心壯志。

「好啊，我們一起加油，不過現在妳唯一的責任就是好好讀書，為以後的成功好好奠定基礎，懂嗎？」舒亦帆提醒她道。

「知道了。」舒亦梅點點頭，「我會好好讀書，跟姊姊一樣當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舒亦帆朝妹妹露出了慈愛的笑容，這才轉過身子繼續準備晚餐。

蛋香隨著熱氣在狹小的空間中四散，舒亦帆熟練的將拌了番茄醬的飯包在蛋皮中，裝盤後端到了桌上。

「姊，超香的。」舒亦梅深吸了口氣，即便材料再簡單，姊姊總能將它烹調得色香味俱全。

「快吃吧。」舒亦帆柔聲道。

「那妳呢？」桌上只有一份蛋包飯，舒亦梅遲疑的問。

「我不餓，我吃這個就好。」舒亦帆拿起一旁的甜點，笑著晃了晃。

「姊……」

「好了，還是妳覺得姊煮的難吃，所以不想吃？」

「當然不是——」

「那就閉上嘴，快點吃。」她佯裝生氣的板著臉。

舒亦梅知道這是姊姊心疼自己，只好無奈的拿起湯匙，聽話的開動。

見妹妹總算願意吃飯，舒亦帆這才滿意的拿起甜點往嘴巴送。

好甜！她微微蹙了蹙眉，不過看著妹妹心滿意足的笑容，她的唇角也跟著微微的輕揚了起來。

「你看到了嗎？」韓凱穿著淡藍色襯衫、亞麻色長褲，雙手斜抱在胸前，目光瞟向不遠處正拿著本書坐在草地上閱讀的身影，朝身旁的李毓問道。

李毓順著他的目光看向斜前方，翹翹唇角道：「舒亦帆？」

「你不覺得她最近常在我們周遭晃嗎？」尤其是一群女生包圍著他們，搶著「上供」時，她總會「貼心」的替他們解決那些不知該怎麼處理的麻煩物品。

李毓看了韓凱一眼，打趣道：「你什麼時候也會留意起女人來了？」

韓凱古銅色的臉龐泛起抹幾乎難以察覺的紅暈，有點狼狽的道：「她的行為這麼怪異，要不注意到也很難吧？」

「說不定是故意要引起你注意？」李毓好笑的審視著韓凱的反應。

雖然韓凱不乏前仆後繼，試圖想要爬上他床的女人，但說真的，打他們從小一起長大以來，他還沒看過韓凱對任何女人多看一眼，嚴格來說，韓凱對男女之間的情愫還屬於幼稚園階段，根本沒開竅。

「怎麼不說她是來看你的？」韓凱的心臟因為李毓的話而突然漏跳了一拍。

「我？她每次都是先找你講話呀。」李毓漫不經心的回答。

「你真的這樣覺得？」韓凱靜默了半晌，突然開口問。

李毓有點訝異的看向他，沒料到自己隨口說說的一句話，韓凱竟然會認真？

「幹麼這樣看著我，我只是對這個女人古怪的行為感到好奇罷了。」韓凱故意用淡然的態度掩飾自己的困窘。

「我可沒說什麼喔。」李毓雙手一攤，神情無辜。

「算你聰明。」韓凱白了好友一眼。

「不過，聽說她爸爸是某位政要，是政治世家，她會繞著我們轉，應該不會真的是為了替我們處理那些女生的『心意』吧？」李毓分析。

「她爸爸不是某個財團的總裁嗎？我聽說她母親的曾祖母還是清朝時期的格格。」韓凱聽說的跟李毓完全不一樣。

李毓跟韓凱互看了一眼，又同時看向舒亦帆，卻剛好對上了她望過來的視線，兩個人的心頭同時都震動了下。

她哪知道他們正在討論她，朝他們露出了淺淺的微笑，目光在他們周遭巡視了一圈，算算時間那些剛上完烹飪課的仰慕者應該快出現了。

她有點懊悔這麼慢才發現這個可以回收食物的方式，畢竟對那兩個天之驕子——尤其是韓凱來說，這些粗糙的東西根本不入他們的眼跟口，可對她來講卻是可以不花錢就充飢的好食物啊。

「你看到了嗎？」韓凱別開了跟舒亦帆對上的視線，不知為何，感覺心跳突然加快了些。

「舒亦帆？」李毓也跟著移開視線，腦中充斥的是方才那張笑靨如花的美麗臉龐。

「她剛剛是不是在對我笑？」韓凱有點粗聲的問，好像這樣可以掩飾自己的在意。李毓瞅了他一眼，眸底的訝色一閃而逝，唇瓣促狹的彎起，「她可能真的是衝著你來的，要我去搞定她嗎？」以往那些對韓凱糾纏不清的女生，都是靠他出馬轉移她們的注意力。

雖然他不似韓凱一樣粗獷帥氣，但陰柔俊美的外表還是讓女人無法招架的。

「你別亂來。」韓凱難得嚴肅的阻止。

李毓微微挑起了眉梢。

「她跟那些花痴感覺不一樣，別理她就好了。」韓凱含糊的解釋，耳根子卻微微發燙了起來。

李毓點點頭，低垂下眼瞼，唇瓣始終輕輕的勾起。

午後的微風煦煦吹撫著，舒亦帆已經又低下頭看著手中的原文書，可從那一天開始，韓凱卻老是想起他們四目相對時那股撞入心頭的電流，直到多年後的再度重逢，依然輕易的讓他悸動不已。

第2章

「好久不見。」輕柔的聲音平靜得聞不到一絲絲的情感波動。

韓凱捲入回憶的思緒被舒亦帆恰到好處的客套招呼聲給拉回，望進那雙依然令他

心動的燦眸，瞬間又恍神了起來，彷彿回到了當年。這張臉龐美麗依舊，歲月是善待她的，不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反而增添了一股成熟的韻味，散發出無以倫比的魅力。

「韓凱……」舒亦帆被他瞅得發窘，瞄了好奇的看著他們的兒子一眼，低喊了聲。

「的確是好久不見了。」韓凱低嘆著聲音，有股想要抓住她肩膀搖晃的衝動。

舒亦帆的心因為他聲音深處那抹複雜的情感而微微刺痛了下。

「妳沒想到我會出現吧？」沒等舒亦帆回應，韓凱接著問，他多希望可以挖出她的心來瞧瞧，看看現在的她是否真的如此冷靜，一點都沒有跟他相同的悸動跟感慨？

「人生本來就是充滿意外。」舒亦帆淺笑著，一如當年。

「我也是妳人生中的意外嗎？」韓凱直視著她，想看透她的心。

舒亦帆別開被他鎖住的視線，卻對上兒子好奇的注目，佯裝鎮定的朝兒子道：「你先進去，外面交給我就好。」

「沒關係，我沒事。」舒安信佯裝聽不懂母親的暗示，他對這個突然出現的叔叔真的是很好奇呀，雖然媽媽努力維持平靜，但他這個兒子可不是白當的，一眼就看出媽媽沒洩漏出來的失措。

「你不想要兩百塊了？」舒亦帆瞪了兒子一眼。

「喔，我突然想起來還有功課沒寫完，那我先進去了。」萬歲，之前一直跟媽媽協議每天給他兩百塊當零用錢都破局，沒想到今天得來全不費工夫。

「對了，叔叔，」舒安信忽然想到一事，「你記得要買單哦。」他朝韓凱眨了眨眼，在舒亦帆的瞪視下閃進了房間。

「你不要理他，這兩樣東西是非賣品。」舒亦帆想走到櫃檯後面，好像這樣就可以更妥善的武裝起情緒。

「既然商品已經出售，哪有不賣的道理？原來，妳就是個出爾反爾的人？」韓凱走上前，雙手撐在木櫃上將身子往前傾，幾乎與她的鼻尖相貼。

他已經讓她逃開過一次，說什麼都不會再讓她有機會拉開彼此的距離。

「東西不是我賣的。」她踉蹌的往後退，背卻貼上了展示的木櫃，無路可退。

「可是妳是老闆，得負起所有責任。」韓凱勾起唇瓣，滿意的看著她被困在自己與木櫃之間。

舒亦帆可以感覺到從他身上傳來的氣息，帶著些許熟悉的菸草香味，「藍威……」她不自覺的低喃。

「妳還記得？」他俊俏的臉龐閃過抹喜色，藍色 West 一直是他抽的香菸品牌，多年不改。

「菸少抽點。」她迅速的低垂下眼瞼，不讓他窺見自己武裝下的脆弱情感。

「這是關心嗎？」他追問，不讓她躲避，低沉的嗓音帶著期待，撩動了她的心弦。舒亦帆如小扇般的濃密黑睫輕輕顫了顫，靜默了幾秒，再揚睫卻是帶著無懈可擊的微笑，「抽菸有害無益，就算陌生人我也會這樣勸他，更何況我們曾經是朋友。」

「只是朋友？」這個回答讓他原本雀躍的心又沉了下來。

「還是同學。」舒亦帆努力不被他的逼近影響，挺了挺背脊，話鋒一轉道：「你說的對，既然我兒子已經把商品賣給你了，我也沒道理反悔，你留下資料，我會請貨運送到府的。」

「妳才幾歲，記憶力就這麼差？忘記我們曾經有多親密了嗎？」該死，她怎麼可以這麼不在乎他們曾經擁有的美好？他不許。

「韓凱。」她警告的喊了聲，制止他將她拉回過去。

「亦帆，我還記得每當妳被我吻腫了唇，總是嬌嗔的將臉埋在我胸口，小巧的耳珠像顆熟透的櫻桃，讓我老是情不自禁的低頭將它含入口中——」

「不要再說了！」舒亦帆舉起手抵住了他的胸膛，將他大力的往後推開。

韓凱沒料到她會有這種反應，沒有心理準備之下竟踉蹌的後退了幾步。

「如果你是來買東西的，我很歡迎，但僅止於此，要是你再繼續出言騷擾我，就別怪我不顧情面將你趕出門。」舒亦帆壓抑著急促的心跳，冷凝著神色道。

韓凱的俊眸微微瞇起，胸口宛若壓上了一顆大石般窒悶了起來，每呼吸一口都是痛。

曾幾何時，她還在他懷中嬌羞的回吻著他，渴求的呼喊著他的名，而今這一切卻都成為了騷擾。

「知道了，是我不好。」韓凱好不容易平復了胸口的劇痛，收起眸底的失落，正經的道：「我們重新來過吧，妳好，我是韓凱，好久不見。」

看著他伸出來的大掌，舒亦帆腦中不爭氣的閃過他的手指曾如何在自己肌膚上烙下灼熱印記——該死，明明是她要他不要再騷擾她，怎麼自己反而胡思亂想了起來？

「嗯。」她將手輕輕放在他掌中，沒等他回握就又收回了手，害怕他掌心的溫度會勾起她更多的回憶。

「如果你沒其他事情的話，我要繼續忙了。」她背對他，佯裝整理櫃上的物品。

「難道這麼多年不見，連老朋友敘敘舊的時間都沒有？」韓凱覺得當年的傷口又隱隱滲出血來。

「韓凱。」她深吸口氣，轉過身強迫自己直視著他，「人不能一直活在過去，我們都已經邁開腳步走向不同的人生了，我只想著該怎麼好好過我的未來，你也應該如此。」

韓凱凝視著舒亦帆依舊美麗的臉龐，試圖尋找一絲絲屬於過去的情愫，卻只看到一片清冷。

「好吧，那我們就來談談未來。」他低沉著嗓音，腦中盤算的絕對不是放棄。

「什麼意思？提醒你不要再亂講話。」舒亦帆警戒的蹙了蹙眉。

「別擔心，我是來找妳談生意的。」他有自信她會上勾。

「生意？！」果然，舒亦帆的眼睛亮了亮。

「妳躲我躲了九年，總不會認為我是突然找到妳的吧？」韓凱講話有點酸溜溜的味道。

「我哪有躲你？你想太多了。」舒亦帆心虛的垂下眼眸。

「不管有沒有，我們失聯了九年是事實。」打從當年等不到她的出現，他就從沒有放棄委託李毓幫忙尋找過她，可卻始終沒有好消息，直到近年他從美國回臺才因為公司禮品部員工推薦將她的手創品當成今年 VIP 客戶的回饋禮，這才知道原來近期竄紅的「星」手創就是他一直尋找的她所創立的，真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不是說要談生意？」舒亦帆迴避他的話題道。

「我是代表永緣集團來跟妳洽談合作方案的，我們打算用妳的手創品當成這次禮品部的主打商品，如果反應好的話，甚至可以開闢一個品牌給妳主導，不知道妳覺得怎樣？」他順著她的話導回正題，既然現在已經找到她了，他的確是不用那麼心急。

「我的品牌？」雖然現在她的手創商品已經逐漸在網路上打開知名度，但是要成為獨特的品牌，還是很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幕後推手幫忙拓展通路跟廣告行銷。看著她的臉龐驟地綻放出跟小女生一樣的興奮光芒，韓凱的眸子不自覺的柔軟了下來，含笑點頭，肯定的重複，「妳的品牌。」

舒亦帆烏黑的眼珠子轉呀轉，彎起唇瓣道：「怎麼個合作方式？我可是不做吃虧的生意。」

「我還不了解妳嗎？」這點她從來就沒變過。韓凱低笑出聲，讓舒亦帆的耳根子忍不住微微燙了起來。

「你二我八，我只出人跟作品，其他都你負責。」舒亦帆沒好氣的道。

韓凱失笑的看著她，搖搖頭道：「我錯了，妳比以前還狠。」也比以前更吸引他。

「要不要一句話？」她有點耍賴的道，講到錢的事自然要精打細算，不過她會故意開出這麼不平等的條件，其實也是源自她內心的矛盾，既想要有這個機會，卻又害怕跟他太接近讓自己重蹈覆轍。

「那要看看妳的東西是不是真的能引起迴響，才會有下一步的計畫。」他怎麼可能不要？即便獲利全給她都無所謂，他要的只是跟她產生關聯的機會。

「自然是如此，不過我對自己的作品一向信心十足。」他的說法激起了她的好勝心。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賓果，這魚餌果然拋得不錯。

「嗯……」她是不是答應得太快了？唉，不管了，笨蛋才會跟錢過不去。

總之，這只是生意，只是生意。她在心中默唸著。

「正式的合約公司擬好後，會再請妳來公司一趟簽約，希望我們合作愉快。」韓凱朝她伸出了手。

舒亦帆遲疑了幾秒，隨即也爽快的朝他伸出手來，打算仿效方才的方式點到為止。只是生意，只是生意——她的默唸在手被他的大掌牢牢包握住後驟止，心跳漏了好幾拍，正打算掙扎時他卻已鬆開了手，反而讓她感到沒來由的失落。

「這些年妳過得好嗎？」他深深的凝視著她，收斂起一開始想要得到她相同回應的急迫。

「很好啊。」她故作輕鬆的道。

「妳有個兒子。」老實說，他曾想像過她或許已經嫁人生子，但總是心存僥倖的認為，或許她會跟他一樣依然想著對方，如今真正證實了心中的恐懼，他只覺得自己的脖子像被人掐住了似的，幾乎無法呼吸。

「是啊。」提到兒子，她的目光霎時柔和了下來，充滿了母愛的光輝。

「他幾歲了？」目測看來，似乎跟他們分別的歲月差不多。

「沒幾歲。」她撇開臉，含糊的帶過。

「沒幾歲？」這是什麼回答？韓凱微微挑眉，追問：「他長得很像妳，連個性都像，看樣子似乎沒有遺傳到爸爸。」

「唔。」她淡淡的應了聲，試圖讓他覺得無趣而停止討論這個話題。

「妳什麼時候結婚的？他是個怎樣的人？從事哪一行？」沒想到韓凱非但沒有打住的慾望，反而欲罷不能的越問越多。

「夠了，若是跟你談生意還得接受你的身家調查，那這筆生意我不做了，你回去吧。」舒亦帆突然惱怒的將他往門外推。

「亦帆？」她突如其來的情緒變化，讓韓凱毫無準備的被推到了門邊。

「你走吧，我們還是不要連絡的好。」舒亦帆板起臉道。

「我知道了，我以後不再過問妳的私生活就是了，妳不要生氣。」他這輩子一向傲慢，偏偏就是遇到她後老是在低頭。

他的迅速道歉反而讓舒亦帆覺得自己反應過度，沉默的低垂下頭，一股僵滯的氣氛霎時在他們之間瀰漫。

「接受我的道歉好嗎？」不管她是不是已婚有孩子，他都無法放下她，即便只是共事也無妨。

舒亦帆輕輕的頷首，「記住你的話。」他這個天之驕子都道歉了，她還能拒絕嗎？一直屏住的氣息終於獲得解放，韓凱鬆了口氣，自嘲的彎了彎唇瓣，「妳說了算。」他聲音中的某種蒼涼敲痛了她的心，都過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他又突然出現在她面前試圖擾亂她？他們的緣分在當年他出國時就已結束，即便現在重逢，也早已物換星移、人事全非，一切都無法再回到從前，只能拋開過去繼續往前走……

送走了韓凱，舒亦帆感覺自己彷彿打了一場硬仗似的，全身虛軟無力地跌坐在櫃檯後的座位上，腦中思緒翻飛雜沓，一向平靜的心湖此刻好像落石不斷，激起一圈圈的漣漪，從心頭蔓延到全身，不斷的將她拉回到過去。

她想起了一直以來努力淡忘的氣息與溫度，這讓她有點心慌。

不過，最讓她忐忑的卻是另一件事——一件她隱瞞了多年的祕密……

「媽咪，叔叔走了嗎？」舒安信的聲音隨著門的開啟傳了出來，小小的身影也隨之出現在她眼前。

凝視著那張跟自己肖似的臉龐，舒亦帆忍不住出了神，只有她知道兒子的五官乍看之下的確跟她像同個模子刻出來的，但那雙會因光線而變幻色彩的琥珀色瞳仁，還有笑起來時那微翹的唇瓣，根本就跟爸爸一模一樣。

他像「他」，在每一個細節、在表象之下，每每讓她看到兒子就像見到「他」一樣，欣慰也心痛。

她原本以為這輩子就只能透過兒子憑弔逝去的青春與愛情，怎知這麼多年後，「他」會從她的夢中走入現實，活生生的站在她面前，問她兒子的爸爸是誰？笨蛋，除了你，還會有誰？

舒亦帆微微牽動著唇瓣苦笑著，淚光在眸底忽隱忽現的閃爍。

「媽咪？妳怎麼了？」舒安信敏感的發現母親的異樣情緒，收起笑容，肅色中帶著擔心。

舒亦帆這才回神，搖搖頭，微笑道：「沒事。」

舒安信的眸底掠過抹懷疑，但沒有追問，只是把話題又拉回方才的叔叔身上，「媽咪，那個叔叔是妳以前的男朋友嗎？」

舒亦帆有點心虛的瞪了兒子一眼，粗聲道：「咗，你才幾歲，懂什麼男女朋友的事情？」

「我怎麼不懂？我可是常陪外婆看八點檔的鄉土劇呢。」舒安信不服氣的反駁。

「以後不許你看，學些有的沒的。」她還不想太早當奶奶呢。

「媽咪，妳還沒告訴我，那個叔叔到底是誰？」舒安信可沒這麼容易被轉移注意力。

「你不用知道這麼多，他不過就是個過去的普通朋友而已。好了，我很忙，沒事不要叫我。」舒亦帆擺擺手，準備溜進工作室後方。

「可是我有聽到你們剛剛明明就講了很多，叔叔還握住妳的手——」舒安信發現自己說溜嘴，想住口已經來不及了。

「舒安信，你偷聽我們講話？」舒亦帆瞪圓了眼，耳根子因為被兒子窺探到不想讓他知道的祕密而微微燙紅了起來。

「我沒偷聽，我只是剛好站在門邊，門又剛好沒關好……」

「狡辯，剛剛答應你的兩百塊一筆勾銷。」舒亦帆趁勢道。

「媽咪，妳怎麼可以出爾反爾？」舒安信懊惱的道：「我要跟外婆講。」

「你跟誰講都一樣！」舒亦帆別開臉一副沒得商量的神態，無視舒安信的抗議。

「那我去問外婆，叔叔是誰好了。」舒安信眼珠子一轉，唇瓣微微翹起。

就是這壞壞的表情，根本跟那個人一模一樣，「舒安信！」真是跟他一樣壞。

「怎麼了？母子倆大眼瞪小眼的。」李毓推開門走進了店裡，好笑的看著對峙中的母子，將手中裝著點心跟飲料的袋子放在櫃檯上。

「叔叔。」舒安信迎上前，露出職業笑容道：「你又買點心來啦？要不要順便看看家裡缺什麼，今天店裡的商品打折喔。」

「喔？今天怎麼這麼好，還打折？」李毓好笑的反問，話說他在這小傢伙的推銷下沒有一次是空手而返，真是盡得他母親的真傳。

「因為媽媽跟一個老朋友重逢了。」舒安信瞇著眼笑著回應。

「老朋友？」李毓眸底閃過抹疑慮，目光望向了一旁的舒亦帆。

舒亦帆無奈的扯起抹苦笑，白了兒子一眼道：「限你現在馬上進去，而且不准偷

聽，這樣我就考慮恢復方才的提議。」

「那我也考慮一下。」舒安信唇畔的笑容更咧開了些。

舒亦帆翻翻白眼，沒好氣的道：「我真是生你來剋我的，知道了，快進去。」

「謝謝媽咪，我最愛媽咪了，你們慢慢聊，我不打擾你們了。」舒安信朝舒亦帆拋了個飛吻，然後開心的閃到了門後。

舒亦帆沒轍的搖搖頭，走上前，對上虛掩著的門後的那雙慧黠眸子，在他被抓包的吐舌神態中將門給緊實的關上。

「是他嗎？」李毓沒等舒亦帆開口，就忍不住先問了。

舒亦帆轉過身子面對他，輕輕的點了點頭，「是他。」

李毓俊美的臉龐上閃過一抹複雜的情緒，「沒想到他會找妳。」其實他比較想說的是，沒想到他會自己找到她。

一直以來，韓凱都是委託他幫忙尋找舒亦帆的，而這麼多年來他將她藏得好好的，甚至誤導韓凱尋人的方向，沒想到百密還是有一疏，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始終還是發生了。

「我也沒想到，都這麼多年沒音訊了。」舒亦帆佯裝不在意的聳聳肩，彷彿這只是茶餘飯後閒嗑牙的話題罷了。

「他找妳說了些什麼？」相對於舒亦帆的淡然，李毓卻顯得有些不安。

「沒什麼，他是來跟我談生意的。」她省略了過程只講結果，將方才韓凱的提議簡短的提了一遍。

「妳答應他了？這樣好嗎？這麼多年了，妳好不容易才恢復平靜的生活，要是到時候又惹出一堆風波怎麼辦？」李毓的聲音帶著激動。

舒亦帆睨了他一眼，好笑的道：「你幹麼比我還緊張？只不過是做生意罷了，幹麼要跟錢過不去？」

「我是擔心妳，擔心安信——」李毓的聲音在舒亦帆的神色肅穆起來時驟止，有點狼狽的道：「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提起。」

舒亦帆臉色稍霽，搖搖頭道：「沒關係，不過以後不要再把兩個沒干係的人扯在一起，引起誤會就不好了。」

「我知道，我會小心。」見她沒生氣，李毓這才鬆了口氣。

「我知道你一直以來都很關心我們母子，當年要不是你，我還真不知道怎麼度過懷孕生子的那段無助時光，我一直都很感激你對我的照顧。」當年能草創這間店也是靠他的資金挹注，雖然後來她慢慢將錢還清，這份恩情她永遠不會忘記。

「那是我應該做的。」他想從她那邊要的，跟感激只差一個字，卻相差十萬八千里。

「沒有什麼是應該的，況且你也只是他的好友，實在沒必要替他做到這個地步，只能怪你交友不慎還攤上我這個麻煩。」舒亦帆沒發現他眸底的感情，促狹的道。

「跟他無關！」李毓因為她的誤會而忍不住微微動怒。

舒亦帆訝異的看了他一眼，唇瓣跟著勾起，「知道啦，我知道你最善良，是大好人，放心，我不會認為你是在替你朋友善後的。」

「舒亦帆，妳真的挺可惡的。」這麼多年來他不是沒暗示過自己的情感，但不知道她是神經太大條又或者是故意裝不懂，每當他想進一步時總會被她巧妙的閃過，拉開彼此的距離，然後他又得重新接近她。

也因為深怕她會越退越遠，他不敢逼她，裝作一貫的風流不羈，每交一個女朋友就跟她討論一次，期待看到她的妒意，但除了卸下她的防備之外，他卻什麼都沒看到……

這些年來，他們就這樣維持著算得上親近的朋友關係，他也是唯一可以如此靠近她、進入她生活的男人，所以他對這樣的狀態並不是太擔心，只等著用時間來改變一切，得到他想得到的。

可沒想到……這該死的韓凱，為什麼就是不死心！

「你怎麼了？真的生氣了？」舒亦帆打量著李毓的神色問。

「算了，我怎麼可能對妳生得了氣？」李毓無奈的道。

「也是，我可是你的最佳感情顧問呢，你應該謝我都來不及了吧？不講他了，你最近交往的那個名模呢？挑一個禮物送她吧，給你打九折。」舒亦帆一副大氣的樣子道。

九折……李毓搖搖頭，「不用了。」

「不用打折嗎？那可是你自己說的，別怪我不夠朋友。」談到錢，她可是不會客氣的。

「只要妳開心，賣我更貴都沒關係，只是我跟她已經分手了。」李毓像是在說別人的事情一樣，一點都沒有因為分手而影響自己的情緒。

「分手？不是才交往沒多久？」她記得應該不到兩個月吧。

李毓聳聳肩，「合不來。」

「每一任你都說合不來，交往沒兩三個月就換新的，根本就沒給彼此時間磨合啊……」舒亦帆頓了頓，突然瞇著眼上上下下的仔細打量著他，「老實說，你該不會其實喜歡的是男人吧？難怪以前老跟韓凱混在一起——」

「想試試看我喜歡的到底是男人還女人嗎？」李毓咬咬牙，突然抓住舒亦帆的手將她往自己的方向扯。

舒亦帆錯愕的撞上他的胸膛，抬頭對上他認真灼熱的視線，一顆心差點從喉嚨跳出來。

「你敢開我玩笑？找死嗎？」她有點尷尬的想自他懷中退開。

「若我是認真的呢？」她身上清幽的馨香飄入他的鼻間，讓他有股想要狠狠吻住她的衝動。

舒亦帆蹙了蹙眉頭，臉色微沉。

李毓的心抽痛了下，勉強擠出抹笑，在她開口之前趕緊鬆開了手道：「知道了，不鬧妳就是了。」

「唔，不好笑。」舒亦帆站直身子，信了他的話，微微鬆了口氣，苦口婆心的道：「說真的，你年紀也不小了，該好好找個好女人定下來才對。」

「妳怎麼知道我沒找過？」李毓苦笑。

「我怎麼沒聽你說過？」舒亦帆訝異的瞪圓了眼。

「她根本就不給我機會。」李毓凝視著她道。

「機會是自己製造的，你這麼會把妹應該不用我教。」舒亦帆兄弟似的拍拍他的肩膀，走回了櫃檯後，視線落在方才韓凱寫下地址的紙上，心思不由得又飄向那個桀驁陽剛的身影。

他的字還是一樣跟他本人很不搭，秀氣優美，讓人很難跟他那張率性的俊帥臉龐聯想在一起。

這麼多年了，他身邊也該早有個伴了吧？是不是還是當年的「她」？其實剛剛她很想問卻怎麼也問不出口，就像她一直不曾問過李毓關於韓凱的事情一樣，畢竟不管答案是什麼都已經跟她無關了。

只是為什麼胸口會堵著一股氣，好像在嘲笑著她的惺惺作態？

「所以，妳覺得我應該要勇敢追求自己所愛？」李毓帶著期待的問。

「唔……」舒亦帆心不在焉的回應。

李毓皺皺眉，順著她的視線看向櫃檯上的紙張，「妳在看什麼？」他趨前想要看個究竟。

「沒什麼。」她迅速的遮住了紙，有點心虛的問：「你剛剛說什麼？」

李毓沒有錯過那熟悉的筆跡，一股怒氣突然盤踞在心頭，冷著臉道：「算了，不打擾妳了。」其實他一直知道，她雖然對過去表現的雲淡風輕，但在她的心中，那道身影始終沒有消失過。

「欸，李毓！」舒亦帆納悶的喊住他帶著冷意的背影，但他卻沒有多作停留，帶著怒氣的腳步飛快的走了出去。

「奇怪了，他吃錯什麼藥了？」她困惑的嘟囔著，不過很快就把心中的疑惑拋在腦後，再度拿起壓在手下的紙，出神的凝望著。

打從回國之後，韓凱就搬出了韓家位於集團附近的豪宅，自己找了間距離不遠的大廈居住，雖比不上自家大坪數的豪奢裝潢，但這裡三面採光，北歐風格的設計卻更深得他心，就跟他的人一樣，討厭任何複雜煩瑣的事情，可偏偏在感情上就是那樣剪不斷，理還亂。

「我找到她了。」韓凱在李毓踏進門的同時開口，手上還拿著杯喝了大半的Whisky。

李毓看了坐在沙發上的他一眼，搶過他的杯子將剩下的酒一飲而盡，「所以呢？」

「你不訝異？」韓凱有點意外李毓淡然的反應。

「我比較想知道，你找到她之後有什麼打算？」李毓在他身旁坐了下來，迴避他審視的視線，注視著手上搖晃的空杯反問。

「你應該最清楚我想做什麼。」這些年來，他一直託李毓找她，關於他跟舒亦帆之間的糾葛，最清楚的也是他。

「凱，你有沒有想過這麼多年了，或許很多事情都變了，或許是你該放下的時候

了。」李毓的眼神閃爍了下，回應道。

「我這裡很明白，但這裡卻情不自禁，你教教我要怎麼放下？」韓凱比了比自己的腦子，然後又停駐在胸口左邊口袋的位置。

李毓不由得沉默苦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他可以體會韓凱的心情，但他卻無法成全他的執著，愛情跟友情之間，他自私的選擇了愛情。

「就算她已經結婚生子，我還是想要問清楚為什麼她當年沒有出現。」韓凱沒發現李毓臉上閃過的怪異神色，只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

「她……結婚生子了？」看來韓凱是誤會了什麼，不過這也讓他稍微鬆了口氣。

「我有看到她兒子，像是她的翻版。」雖然他很想殺了那個不曾謀面的男人，但對這個孩子卻有種熟悉的喜愛感覺，應該是因為很像她吧。

「既然如此，你更不應該再去打擾她，別忘記了你跟王濤之間也有婚約，不久後就要結婚了。」李毓完全不想讓他知道真相，只希望韓凱能打消繼續接近舒亦帆的企圖。

「我不會答應跟她結婚的。」韓凱的神色冷凝了下來。

「你們雙方家族都已經談妥，由不得你不答應。」李毓略微心急的道。

「那是他們自作主張的協議，跟我無關！」他從來就沒有承認過那樁婚事。

「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你不能跟以前一樣任性！」若韓凱真的拒絕結婚，他不能想像還會有多少麻煩。

韓凱墨黑的瞳眸罩上一層濃濃的困惑，「你是我最好的兄弟，為什麼不是站在我這邊，反而逼我娶一個我不愛的女人？」

「我、我只是覺得你對家族有責任，你的婚姻本來就不僅是你一個人的事，這在你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享有家族的榮耀跟財富，同時必須回饋跟犧牲，不是嗎？」李毓按捺住罪惡感，強迫自己也相信自己的說詞。

「你不是我認識的李毓，我認識的李毓從來就不吃家族這一套。」他突然覺得對這個從小玩在一起的好友感到了陌生。

「你知道我的身分的。」李毓俊美的臉龐閃過抹黯然，但很快又恢復平靜，「我可以不吃，你卻不能。」

「我們沒有什麼不同，再跟我講那些狗屁身分的道理就別當兄弟了！」韓凱惱怒的吼道。

看著韓凱憤怒得擰緊了濃眉，李毓的心中彷彿打翻了調味盤五味雜陳，對於韓凱不計較他出身，真心待他如手足，他一直是很感動的，但內心深處卻又忍不住產生矛盾的妒恨心態，尤其在他愛上舒亦帆之後，那種不平衡的感覺更加強烈，有時連他都忍不住對自己的醜陋感到厭惡，卻又無法控制遏止，只能放縱自己墮落。

「你們在討論什麼？我在門外都聽到凱的聲音了。」突然，隨著大門被開啟的聲響揚起，一道苗條的身影走了進來，好奇的看著坐在沙發上沉默對峙的兩人。

「誰准妳進來的？妳為什麼有我家鑰匙？」情緒已經很惡劣了，偏偏還有人不請自來，讓韓凱的語氣比平常更為森冷。

「你幹麼那麼凶？我們是未婚夫妻，這裡以後也是我的家，我為什麼不能進來？」

王溱嚙嚙唇，委屈的道。

「拿來！」韓凱站起身朝她伸出手，冷峻的命令。

「什麼？」王溱瞥了眼一旁的李毓，感覺有點沒面子。

「妳從哪偷來我家的鑰匙，拿來！」他逼近她，高大的身影讓王溱畏懼的後退了幾步。

「我才不是偷的呢，是伯母拿給我的。」王溱把鑰匙藏在身後，好不容易才得到手的通行證，她哪可能還他。

「我叫妳拿來，不要讓我再說第三次！」他對舒亦帆以外的女人是完全沒有耐性的。

「不行，伯母交代我要常常過來照顧你的，反正我以後也是要住進來，先給我有什麼關係？」王溱懊惱的道。

「該死！」韓凱低咒了聲，出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好痛！」一陣劇痛自手腕鑽入心口，讓王溱痛苦得驚呼出聲。

「凱，快鬆手，你會扭斷她的手！」李毓連忙上前勸阻。

「你別管。」他早就受夠這個女人仗著上一輩是世交的關係對他糾纏不清，自以為是。

「韓凱，你敢這樣對我，我一定要告訴伯母跟我媽！」王溱又惱又羞，紅著眼眶威脅。

「我警告妳別再拿她們壓我，我韓凱從沒怕過任何人。」他尊重父母，可真惹惱他，後果絕對不是他們願意看到的。

「你——哇——」王溱痛得哭了出來，抽抽搭搭的把鑰匙還給了他，「還你就是了，幹麼這麼凶？」

韓凱拿回鑰匙，鬆開了手，冷淡的道：「我希望等等出來的時候，不會再看到妳。」他不顧王溱腿軟得跌坐在地上哭泣，朝李毓示意的瞟了眼，隨即走進了房間。

「起來吧。」李毓冷眼看著王溱流淚，心中也起不了任何憐香惜玉的感情，只覺得她實在是蠢得可以，跟在韓凱身後轉了這麼久，還是不懂韓凱喜歡的是怎樣類型的女人。

王溱懊惱的抹去淚水，站起身來撫平名牌洋裝上的褶痕，咬咬牙道：「他一定會後悔的。」

「就憑妳這樣？」李毓嘲諷的嗤笑了聲。

「你什麼意思？」王溱的臉色變了變，雖說李毓模樣俊美，以前在學校時也算是不少女生眼中的白馬王子，但光身分那一點，王溱就從來不把他看在眼裡。

「若哭鬧對韓凱有用，妳也用不著到現在還進不了韓家家門。」這女人只要一在韓凱這邊吃癟就跑去跟長輩訴苦，哪個男人會愛上這種老是告狀的女人？

「哼，那是我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就好，聽說老頭子病情不是很樂觀，你當心被掃地出門，什麼都得不到。」王溱反唇相譏。

「閉嘴！」李毓一向斯文的神色霎時森冷可怖，讓王溱不由自主的聽話住口。

「妳若真想得到韓凱，最好收起對我的輕蔑，要知道得罪我對妳沒有好處。」李

毓恢復了溫和的語氣，但卻更讓王溱感到一股寒意自脊椎底部升起。

「你——你可以幫我什麼？」他的話中似乎有話？

「妳不是想要得到韓凱嗎？」李毓慵懶的扯扯唇。

王溱的目光陡亮，但還是懷疑的審視著李毓，「那——你想得到什麼？」她還沒蠢到認為身為韓凱麻吉的他，會無條件的幫她。

李毓的黑眸深了深，腦中浮現那道一直以來常駐在心頭的身影，緩緩道：「自然是得到我想得到的……」

Crescent